

少数民族村庄手机媒介使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以楚雄市紫溪镇母掌村为例

张映兰¹ 白玲² 周雨琦³ 王丽⁴ 杜妍萱⁵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最主要的沟通交流工具,丰富了村民信息获取的内容和渠道,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本文以手机媒介使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研究视角,选取楚雄市紫溪镇母掌村为个案,分析该群体运用手机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特点,解释手机媒介在他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产生的影响,丰富和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空间和现实路径。

关键词:手机媒介;共同体;意识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10.080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全球化、信息渠道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深刻回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一、母掌村村民媒介接触的语境分析

母掌村位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紫溪山腹地,紫溪镇西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庄。为了详细了解母掌村彝族村民手机媒介接触状况,在走访调研期间,笔者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2份,问卷设置了三个方面的题项进行测量: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二是调查对象的手机媒介使用情况,主要包括手机使用年限、时长、用途等内容;三是作为村民最主要的信息沟通媒介,手机是怎样参与村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在回收的42份有效问卷中,男性24人,占57.14%;女性18人,占42.86%。从年龄来看,受访者中30岁以下的仅有5人,占11.9%;30—40岁的13人,占30.95%;

40—50岁的13人,占30.95%;段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26人,占61.9%,50—60岁的10人,占23.81%;60岁以上1人,占2.38%。由此可知,30—50岁的受访者占样本量最大,50—60岁的占比第二,30岁以下、60岁以上的占比最小,这是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学习、务工,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习惯与传统的信息沟通交流方式,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手机参与度低(图1-1)。在使用的手机类型方面,有40人使用智能手机,占95.24%;仅有2人使用非智能手机,占4.46%,而这两人的年龄均在50岁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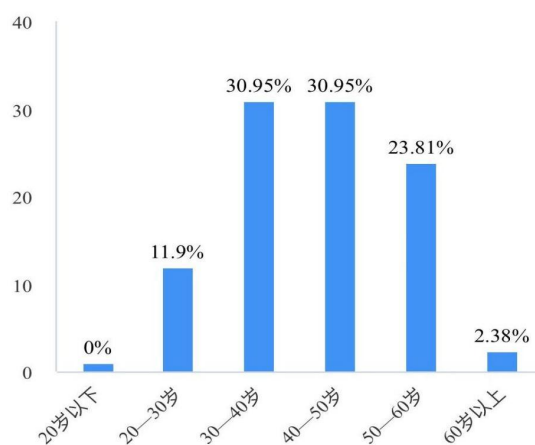


图1-1 年龄

为了了解村民对手机的依赖程度,问卷设计了一天中手机使用时长题项,根据回收情况看,1—2小时的村民最多,有16人,占比38.1%;其次是2—3小时的村民,有11人,占比26.19%;4小时以上的有8人,占比19.09%;最后是1小时以下的村民,有7人,占比16.7%。在手机使用年限上,5年以下的有15人,占比最高,为35.71%;10—15年的有10人,占比23.81%;

5—10年的7人，占比16.67%；15—20年的有6人，占比14.29%；而仅在42人的样本中，就已经有4人手机使用年限达20年以上，占比9.42%。可见，手机媒介进入村庄有一定的年限，普及率也总体呈上升趋势，对村民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二、手机媒介与母掌村村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手机媒介的普遍使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一通电话的拨打、一条信息的发送，随时随地触手可及，而网络社交更是从传统的聊天室转移到了手机媒体的个人空间。¹在母掌村也是如此，当地村民借助手机这一“掌上媒介”的力量，开启了频繁的线上交往活动，纷纷建立起了微信、QQ等交流群，手机媒介在村庄的交流、交往、交融功能越来越明显。

（一）作为通讯工具的聚合功能

母掌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结合、高山冷凉少数民族聚居村，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是长期以来较为普遍的难题。手机媒介未普及时，村民之间、村庄与外界之间沟通交流机会少、渠道单一。如今，手机媒介在村庄的普及加剧了村民群体的流动和交流，在走访调研中发现，手机在村庄里的用途首先是作为通讯工具，用于和家人朋友联系（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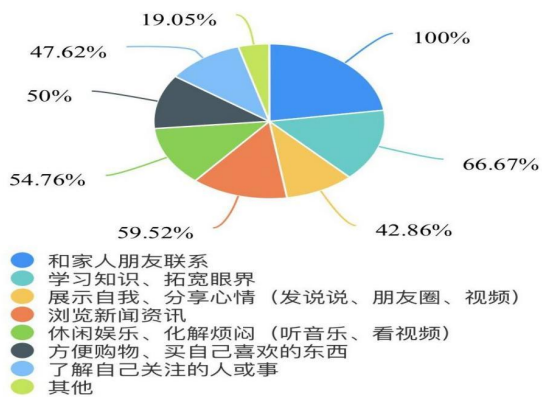


图2-1 手机用途

在村里看守杂货店的李某今年刚满72岁，笔者刚见到她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她手握诺基亚直板按键老年机，正在和她出嫁的女儿唠家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得益于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村里和她差不多岁数的老年人基本实现了手机自由，虽然也有部分老年人偶尔会抱怨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错失了多次和亲人朋友线上见面的机会，但和过去相比，老年机的普及已极大的拓展了他们沟通交流的时空范围。当然，也有部分老人会使用智能手机，较之前者，他们年龄稍微小一些，大约在55至65之间，这

些家庭中的青年群体基本进城务工，由老人在家照顾孩子，这时的手机除了沟通联系功能外，还可以通过视频连线，检查、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有效促进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再聚合

可见，手机媒介的普及和发展，给母掌村群众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沟通交流互动媒介平台，更是一个增强民族认同，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日新月异的信息革命中，维系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联系。

（二）手机资讯：“虚拟空间”里的“群体认同”

从村民在手机上安装的APP情况看，安装QQ、微信、微博等社交类APP的有36人，稳居第一，占比85.71%；抖音、快手等紧随其后，有31人，占比73.81%；学习强国、今日头条等新闻资讯类位居第三，有26人，占比61.9%；随后就是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物类，有22人，占比52.38%；然后就是小猿搜题等学习类有12人，占比28.57%，这部分村民几乎都是为人父母，在家辅导孩子作业；而王者荣耀等手游类仅为2人，占比4.76%，这和我们的样本年龄中30岁以下群体偏少有一定的相关性。

而在手机的用途方面，42位村民均认为首先是作为通讯工具，用于和家人朋友联系；其次便是学习知识、拓宽眼界，持该观点的有28人，占比66.67%；再次便是浏览新闻资讯，有25人，占比59.52%；然后就是休闲娱乐、化解烦闷，有23人，占比54.76%；接着方便购物、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21人，占比50%；而也有部分村民会主动了解自己关注的人和事，20人，占比47.6%（参见图2-1）。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和家人朋友联系外，智能手机提供了丰富的手机应用APP，村民们按需使用即可，是聚社交、学习、娱乐等于一体的多功能集合体。

为了全面了解村民在手机上浏览的新闻资讯情况，问卷从时事政治、财经信息、农业资讯、民族文化4个方面设置了相关题项。调查结果显示，38人喜欢浏览农业资讯，占比90.48%；33人喜欢浏览民族文化，占比78.57%；28人浏览时事政治，占比66.67%；18人喜欢浏览财经信息，占比42.8%，基本符合村庄实际信息需求状况。结合该项调研内容，笔者设置了村民手机上看到的这些新闻资讯是否促进了他们对这些地方（人、事、物）的了解和认同题项，结果显示，有41人认为，手机上看到的新闻资讯促进了他们对相关地方（人、事、物）的了解和认同，并认为这些新闻资讯对他们的生活学习有帮助，占比97.62%。

通过分析母掌村村民手机媒介使用状况，我们可

以看到,伴随着手机媒介的普及而兴起的QQ、微信、抖音、快手等应用,把村民联结在庞大的网络“地球村”,实现了不用见面的“面对面”交流。在这里,手机为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传播渠道和在场体验的虚拟空间,村民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进一步产生了情感共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三)微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之网”

手机媒介使母掌村群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双向传播开阔了村民的信息视野,也大大增加了他们对外传播和互动交流的可能性。在村庄里,除了老人和孩童,微信群已经成为村民之间探讨村庄事务、联结友谊及展示风俗文化的最主要的移动网络社交平台。关于村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情况,有11人会发布个人照片,展示自我,占比26.19%;22人会转发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资讯,占比52.38%;有32人会展示家乡的风土人情,记录家乡日常生活,占比76.19%。

在微信朋友圈中展示家乡的风土人情、记录家乡日常生活,并展开交流互动,这个沟通互动过程无形当中把在村里的村民、外出打工的村民、其他村庄的亲戚朋友笼络到朋友圈这个既定的互动场域中来,在共同在场的互动场景中认识和了解传播的内容。此外,转载链接作为一种新的交流互动方式,已被村民在微信沟通交流时所用。问卷显示,有21人表示会在微信群、QQ群里面转发浏览到的信息,占比50%,转载的内容有新闻资讯、民族文化、生活娱乐、歌曲电影等内容,其中不乏时政类的新闻报道,如国家领导人讲话、重大会议、政策通知、乡村振兴等内容转载,让群内的亲戚朋友时刻关注国家大小事务,了解国家发展动态。在这个信息共享的新兴手机媒介环境里,每个村民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加工者甚至生产者,越来越多的村民借助手机媒体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解了曾经因为山高路远而被阻隔的村民群体互动交流,把村庄以及村庄外的少数民族群体通过手机媒介整合在一起。

三、运用手机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分析

母掌村的村民通过手机媒介进行问题讨论、观点交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弱化了双方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在一个没有你我之分的文化互动中相互借鉴、理解包容、和谐共生。那么,要如何运用好手机媒介,进而从多方位多角度呈现自我形象、国家形象,提

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族群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主流媒体要精选有利于增强对国家、民族认同的议程设置,积极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充分挖掘红军长征过楚雄、“彝海结盟”等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是媒体从业人员要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加强民族理论知识学习,要用各族群众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去阐释观点,使用少数民族群众语言叙事,采用少数民族成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故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如在“中国·楚雄2023彝族火把节”期间,楚雄发布、楚雄文旅等主流网站发起的一系列图文视频资讯,生动展现了火的民族、火的儿女更加坚定地迈出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的坚定步伐,以火为媒,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这一系列的新闻资讯也深得母掌村村民群体的喜爱和关注,在活动期间占满了他们的手机屏幕。

三是要解锁朋友圈的“榜样”密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比如母掌村村民会借助微信朋友圈展示家乡的风土人情、记录家乡日常生活,并展开交流互动,一些书写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信息通过朋友圈“榜样”广泛传播,各族人民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汇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杨贵鹏.手机媒介视野下我国“族别识异”人群的文化互动研究——以川滇普米族群为例[D],2020(6).
- [2]王建民.民族认同浅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56-59.
- [3]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17-21.
- [4]张雪雁.主体性视域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逻辑[J].民族研究,2014(6):22-34.
- [5]杨鹏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3-94.
- [6]王冬丽,梁越.融媒体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思考[J].西藏发展论坛,2020(5):30-35.